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事君

馬鳴菩薩 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
而當懈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
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衆生
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
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視者
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㝵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衆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衆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陁
少欲知足中　最名為第一　此名為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尒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遥於
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
汝今見誰恭敬如是尒時帝釋即說
偈答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汝今見誰恭敬如是尒時帝釋即說

偈答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尒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實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實得自在 天人阿修羅
愛重尊敬我 晝夜意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衆寶多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尒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為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尒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陁食滿鉢奉之尒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為

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為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三丈　事
猶當為解釋　况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
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
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來此弊壞衣　捨毘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以成就
何故作觸嬈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為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尒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礼尊
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為何所作
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以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為我故　而乃遮止我
尒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說施者　猶尚能布施　况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嶮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嶮惡路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四丈　事
資嚴悉具足　施能為疲乏　安隱之善乘
嶮惡戚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嶮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為救之　安隱之善乘
嶮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衆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為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為杖
尒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
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
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
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
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
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
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
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
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
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
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
緣過去世時少有猒惡修善根不既
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
無能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
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
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
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
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
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
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亦何可當

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
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
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
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
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小醫無能
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淚而言
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
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
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陁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爲

作是偈已尒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
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
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爲體　佛於三界中
覔諸受化子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尒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花開敷手光
爀盛掌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
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哭彼人
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
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
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測豫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誰有一切智 而欲測豫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尒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刧作難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為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尒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辟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融消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鞴韛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尒
微善如彼金

尒時尊者舍利弗整欝多羅僧偏袒

右肩䠒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為我說 智慧之大明

尒時尊者舍利弗整鬱多羅僧偏袒
右肩胡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惟願為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
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
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illegible]
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
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惟見此稱佛　以是為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　至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尒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
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
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
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
得解脫果由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
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苦行六年日
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
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
五人等問菩薩言先修苦行尚無所
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
使捨去向波羅捺尒時世尊既成佛
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
作是念惟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

使捨去向波羅捺尒時世尊既成佛
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
作是念惟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
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捺至五人所即
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衆好備
胷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整　行如大象王　趣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為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寂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衆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剎利衆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衆聖　衆生觀容儀　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
成辦不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
向四人而說偈言

誰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踊出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　袈裟覆其上　又似融真金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大方廣壽紹業第九　葉六丈　事
麞鹿及雉兎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帝見不嚙含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遶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麞鹿及雉兎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illegible] 第六丈　事
諦視不暫捨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出離放逸時　亦皆同喜儛　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　所有衆生類　心眼樂著觀
即奪其二根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　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　身體極柔軟　蹋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惓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為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
乃是釋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
恣養其身既捨苦行向我等邊即說
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為敬礼　但當遥指授
語令依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
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辟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尒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illegible] 第十丈　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爇注火

飢天不能動　帝釋自至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爇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以來　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　無敢不敬礼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為
佛捉鉢𣪍坐取水之者又為佛洗足
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湺澀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尒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
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
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
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辟如以泥木　而為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蹋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花而敬礼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癡愛瞋恚等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癡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及坌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為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
菩提即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乘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尒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
正道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
以難苦行亦為正道除於二邊為說
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
惟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令得智慧　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為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卧灰棘刺上　如是貧身命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為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臥灰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欲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眾所愛 處中亦如是
著欲深汙泥 人皆多沉沒 苦行燋身心
亦不勉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則到涅槃
介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
結使讚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臥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
善哉即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臥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眾美饌 不應生染著
亦不令捨離 譬如大火聚 骨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為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
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

聞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

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
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尒時
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
怡悅即白佛言世尊惟願聽我說所
疑事即說偈言
猒惡發足處　甚為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為云何　而得離於欲
尒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
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坐起合掌向
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為
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
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穪
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
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
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
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
故自說佛所得法荅曰為顯無師獨
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
法耶荅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欝頭
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

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亦現
為已向中道說故皆有入涅槃中道

盤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十四丈　事

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亦現
為已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
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佛
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
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
涕淚從坐而起頂礼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蛆虫所唼食　良醫用油治
既不識他恩　反更向醫吠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虫　我為無明盲
不知為益已　大悲故自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尚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瞑故　翳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幕　今始真實知　自餓非真法
世尊亦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姧而諂偽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繞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
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
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
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十五丈　事

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

現世饒益財寳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
有所之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
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麦此處可
種禾并種大小豆亦種處已向天祀
中為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花供養
香泥塗地晝夜礼拜求恩請福悕望
現世增益財産尒時天神作是思惟
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
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
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
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
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
我便化為弟来向祀中時兄語言汝
何所種来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
来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
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中穬麦自然足
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
有収獲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内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尒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
種子不得果耶兄荅弟言實尒不種
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而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下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乱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齋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提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荅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荅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者皆得解

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尒極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

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彼越

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
處檀越荅言此牛黄者乃出於牛心
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黄者能為吉
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拘穿鼻耕
駕乘騎鞭轢錐刺種種鞭打飢渴疲
走耕駕不息檀越荅言實有是事比
丘問言彼牛有黄尚不自救受苦如
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黄全在心　不能自救護　況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荅比丘
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團為從何出
以水浸洗吹乃出聲檀越荅言名為
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
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逕久乃
死檀越荅言實尒比丘語言此不為
吉即說偈言

彼虫貝俱生　晝夜在貝中　及其虫死時
貝不能救護　況今汝暫捉　而能為吉事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汝今何故尒
行於癡道路

尒時檀越俛頭默然思不能荅比丘
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

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為
是何物檀越荅言名歡喜丸比丘告

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為
是何物檀越荅言名毗勒果比丘告
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
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
葉俱共毀落為尒不耶檀越荅言實
尒比丘語言若其尒者云何汝捉便
望得吉即說偈言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尒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
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
所疑願為我說比丘荅言隨汝所問
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　云何相傳習　横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　願為我解說
尒時比丘荅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
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為實　由信是語故
即便求索婦　欲事既以廣　迭互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為人譏呵言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為人譏呵言
云何似婦女 而作是莊嚴 彼人作稱說
我乃作吉事 非自為莊嚴 牛黃貝果等
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憍慢
謂為實是吉

尒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竪即說
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讃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柔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尒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
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四日 惡業雖微細 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弥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為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醎味
一切福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尒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
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黒月十四日 悪業雖微細 名為黒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黒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弥山 黒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為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醎味
一切福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為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塲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為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 以聽法故
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